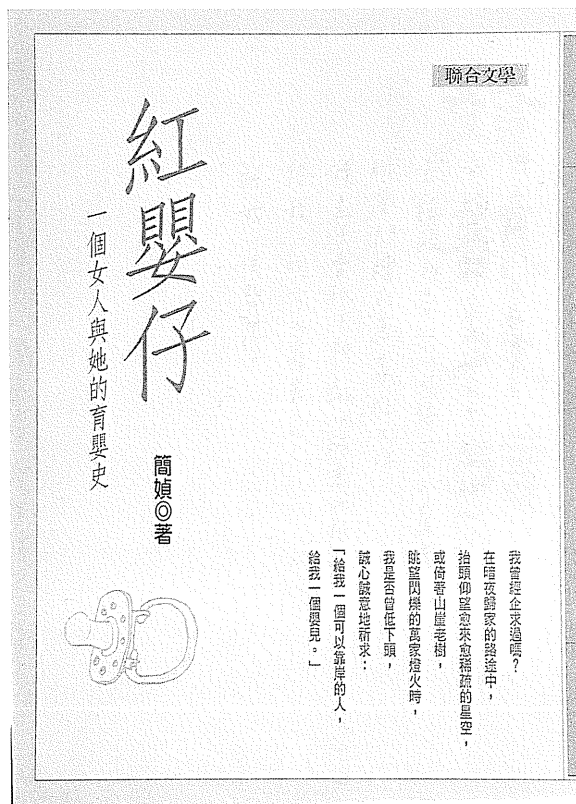


## 簡媜《紅嬰仔》

◎洪淑苓

據本書〈跋言〉，全書十九篇恰合「古詩十九首」之數，言外之意，是否亦承襲了「古詩十九首」的「傷逝」主題？然而我們毋寧更認為林文月所繼承的，是六朝人的「憶舊」、「歎逝」，除了沉痛與哀傷，還企圖察覺人生的本體與真實，以知性的、哲理的態度，思索時間之流中驟然迸發的光輝以及之後的寂滅。生命的悲劇也許莫過於幸福的一再經歷與一再失去，懷抱著美麗的記憶無比憂傷，因為真正的幸福已經逝去，所餘者只有對幸福的記憶。然而這記憶是否可信？是否可以依賴腦海中美麗的畫面與氣息，相信這一切如菜肴的製作一般確實篤定？記憶不免逐漸模糊漫漶，作者翻閱當年為每道菜肴寫下的目錄卡片，當時的歡悅盡興似乎歷歷可見，但是仍不免發現其中和此刻的記憶已有出入。憶舊之情深，而所憶之舊可能已非其舊，更令人惶惑驚懼。這驚懼如此深切，多年來念念不忘，可是我們在文字間看不出哭泣與吶喊，而代之以詳實縝密的白描，理性地在筆下恢復、重現了調治料理的過程，不厭其煩地提醒該注意的細節，說明自己的用心，由如此珍重的心意，呈現一種淡遠真實的思念。



紅嬰仔／聯合文學／五月

曾經，簡媜的散文寫出了都會女性的細密心思（如《胭脂盆地》、《女兒紅》），而這本《紅嬰仔》卻呈現了異質的风景：書的副標題「一個女人與她的育嬰史」告訴我們，這是她從女性進入母性的鄭重宣言。

本書基本上由兩種形式的文章組成：一部分是懷孕、生產與育兒經驗的記述，凡三十四篇；另一部分則是對女性角色與命運的思考，凡十八篇，特別以楷體字印刷，冠以「密語」為題，表示和前者的區別。概略來說，前者是

寫實的篇章，叨叨絮絮、不厭其詳的記錄了育兒的過程；後者則是抒情的筆調，挖掘女性的潛意識，是極為私密的手記文學。這兩類文字交錯編排，具有對照、互補的效果，使得本書內涵更加豐富。譬如〈19·斷奶〉寫自己的哺乳經驗，接下來的〈密語之十一〉則寫記憶中，母親餵哺「我」的情事，兩相對照，境界不同，而愛的意旨如一。

不容忽視的是，《紅嬰仔》處處浮現的女性經驗，從懷孕、生產、坐月子到育兒祕方，匯集起來，不啻是一部女性民俗史，由祖母、母親，以及作者與友人的經驗傳承、交流，恰恰填補了「女性學」的空白，使我們看到女人怎樣與自己的「身體」相處，怎樣去和內在、真實、有血有肉的我協調平衡。譬如〈13·婆姐母〉藉七娘媽與婆姐母的信仰，解讀女性神祇對女人的意義：「男人信男人的神，女人有女人的神啊！七娘媽與姐母的信仰著實動人。我情願這麼想，因著母親的責任艱鉅，繫乎小生命之存亡，女性怕自己扛不起這擔子，需要有大力量的人做靠山，遂創造這麼一群巍峨女神，陪她一起裸抱幼嬰，面對成長路程的每一處險灘。」（頁八六）此言可說睿智而別有見解，也顯示其對女性文化的高度認同。

當然，簡嬪也寫了其中的陰暗面。〈密語之四〉寫友人的墮胎事件，行文中充滿了痛惜與感慨，也讓我們看到「墮胎」不是法律上慷慨激昂的議題，而是真實人生中的一種「痛」；這也顯示，無論是懷孕的辛勞、流產或墮胎的苦楚，似乎都只屬於女人間互相流傳的耳語，在在應驗了「女人疼惜女人」的俗話。再如〈密語之十四〉寫的是祭拜家中早夭

姑姑與冥婚的習俗，這本是民俗上、生活中的禁忌話題，經此披露，彷彿提醒我們另一種被漠視與掩蓋的女性文化。

貫穿《紅嬰仔》的，是簡嬪對於女性與母性的思索，當她不斷在書中辯證愛情與婚姻的意義，她找到了令自己滿意的答案，這使她欣然進入婚姻生活。但由單身、都會女性進入完全母職的世界，則使她陷入焦慮與恐懼之中。〈密語之九〉、〈密語之十二〉最能代表這種掙扎的心理。如何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取得平衡？如何在擁有愛兒之外，又不失去自我？這的確是現代女性的兩難。〈密語之十二〉中，經過調適的簡嬪，得到這樣的結論：「每個禮拜天下午，我可以放假。……我知道自己又心甘情願地回來了，回到現實世界裡我所揀選的意義與價值，回到母親的崗位上。」（頁一五三）這其實相當符合她「一半壯士一半地母」的性格，只不過更確定的表示，對「地母」的母性角色欣然接受，並且納入自我實現的版圖之中。

因此，《紅嬰仔》在廿世紀末出版，是別具意義的。它象徵在後現代、極端個人主義的潮流中，（女）人們將回歸傳統、重視家庭，重新建構新古典主義的範式與光輝。